



你的身后，是整座城市

张馨丹

我在圣堂山等你来

张 莉

五月，注定是花的海洋。在金秀圣堂山上，更是如此。花事最忙的时节，当属五月中旬。

漫山杜鹃竞相开放，越野车等机动车，长龙般鱼贯而入，圣堂山敞开厚实的怀抱，接纳四方游人。

五月中，我与友人商量，再不去登山，恐怕花就要落了。三五友人，志趣相投，背包一背，轻车一辆，风雨无阻，说走就走。

山脚的姐妹瀑布，只见不知发源何处的潺潺流水穿过层峦叠嶂，倾泻而下，滋养着瑶都的山水人文。

上山的车道如玉带蜿蜒曲折，清凉的风抚在脸上，伸手一抓，好似满手都是负氧离子。

徒步登山之旅开始，每踏上一级石阶，都觉得古老而厚重。条形的石阶，行人踏过之处，是光滑的、热情的，时时呼应行人的脚步；石阶两端，覆有

绿色的苔痕，充满野性。同样野性的，还有满山的阔叶林、针叶林，它们枝干的形状随心所欲，或是弧形，或是圆形，或直立不曲。

来到圣堂山，我们可随心而行，放下凡尘世俗，享受一路带来的闲适。野性与闲适撞击我的血脉，让我感受到，生命，就是生命，无关其他。

约莫过去半个小时，我们来到圣堂山古石墙之处，细细看那石墙，高约4.5米，墙体上青藤翠蔓攀援游走。石墙下方陡峭无比，大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山风在耳畔掠过，我仿佛听到明朝洪武四年，瑶族同胞为求生存揭竿而起，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呼号之声。看到此后，瑶族同胞与朝廷统治者磨合、战役……直至明朝嘉靖十八年，因不敌朝廷的重兵围剿，瑶族人民纷纷退居大瑶山；看到了瑶族人民悲壮的一路迁徙。

圣堂山，如得道者心怀胸襟博大无边，虚怀若谷，旷远空灵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瑶族人民，在圣堂山下“筲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但还是居无定所，“吃了一山过一山”，过着漂泊无根的生活。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，让大瑶山人民得到解放，从此人民群众才真正过上好日子。

无限风光在顶峰。稍事休整，便又出发向前，前方一个个景点引人入胜，单说一株罗汉松、一棵福建柏都是一个美景。且不用说那雨后如白浪滔滔，奔涌而来又呼啸而去的圣堂“云海”，更不用说大雨来临前的闷热天气里的七彩彩虹，变幻莫测，瑰丽迷人的“佛光”奇观……这两种美妙奇景，不是时时都能遇到的。

登顶，便能欣赏到变色杜鹃盛放于林，能嗅到在林中弥漫的丝丝缕缕芬芳，吸入胸中，醉于心中。与山间万物同呼吸，这一大片山林都属于你，你就是山，山就是你。你坐下来，山也坐下来；你吐纳气息，山也与你吐纳气息；你行走，山石树木花草都在你身边行走，对你诉说千万年前岩障的形成、诉说杜鹃花变色的秘密……

到更高的顶峰时，便能看见山顶或山脊上连片的杜鹃林。变色杜鹃或红岩杜鹃便在这其中。远观，杜鹃树似擎一把把的小花伞，浪漫又美丽；近看，一朵朵一簇簇或红或粉或白色的杜鹃花在风中摇曳，在雨中生姿，雨滴挂在花瓣上，欲滴未滴，攫取你所有的怜爱之心。

不少人问，圣堂山上真的有变色杜鹃吗？我说是有的，不去看看，又怎么会知道呢？花灼灼而其华，风飘飘而吹衣，登圣堂以舒啸，临杜鹃而赋诗。我在圣堂山上等你来，等你来做最美的圣堂仙子。

于我而言，高考是一个人的事，但每一个考生身后，都站着一整座城市。我考试那年，妹妹开心得像只叽叽喳喳的麻雀，因为高考影响，她们学校突然有了三天小长假。她得意忘形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明年也继续考吧，考到我毕业就好了。”不出所料，母亲狠狠训了她一顿，呵斥她说话不吉利。“你姐我是要一举夺魁的。”我笑眯眯说道。

高考那天，天气晴好，草木的清香飘入窗中，把我残留的倦意一扫而空。路过早餐店时，见门口贴着告示，“助力高考学子，考生免费用餐”。店里坐满了考生和家长，却并不吵闹，考生都心有灵犀地一边喝着粥，一边看知识点。老板娘跟穿花蝴蝶似的蹑手蹑脚走在过道，为考生续杯热水。腹中有了暖意，下笔时就更心无旁骛、坚定有力。

路上来往的多是接送考生的车，也有考生坐在警察的摩托车上，应该是把准考证丢在家里了。公交车上挂着“助力高考，招手即停”的横幅；出租车上贴着“爱心送考”的字样。考点就在我家旁，所以我是走路过去的，一路上，时不时就有司机朝我招手：“小姑娘，我送你一程啊。”我笑着摇头谢绝了好意，“我的考点很近，你们去接更需要帮助的人吧。”远远望去，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，无数的道路延伸向不同的远方，但无数车辆都有同样的目的地——考点。没有车鸣笛，没有人喧哗，在蒸腾的热浪中，我分明听见人群中响起一声声心跳，统一、热烈而响亮。

记得班主任曾经说过，如果高考那天发生了意外，你尽可向任意一个人求助，只要能帮忙，没人会拒绝，即使你和他不相识。

考点外围挤满了人，妈妈们穿着旗袍，把“旗开得胜”四个字挂在嘴边，爸爸们穿着红T恤，背上印着“考的全会，蒙的全对”，共同举着“高考必胜”的条幅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，头扎蝴蝶结，穿着红色的小旗袍，向姐姐比划着加油的手势。彼时，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间洒落，树叶间继续着悠悠清香，在一阵酸涩掠过鼻尖时，原本有些胆怯的我突然感到充满信心。

我的座位在窗边，上午，阳光逐渐变得强烈起来，我的马尾辫被晒得发烫，汗水接连从额前冒出来。心情正焦灼时，监考老师走过来，拉上帘子。隐约间，我又闻到考点外浮动的清香。

出考场时，路边已立起一排排帐篷，志愿者们纷纷招呼着：“免费的矿泉水，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。”殷勤的样子，像集市里卖菜的阿婆，我犹豫许久，才走上前去。“真是免费的吗？”“当然！”不等我伸手，一位姐姐把矿泉水塞到我手里，“一瓶够吗？不够再拿一瓶。”她的眼镜镜片上留着几道醒目的汗渍，刘海也被汗水粘成一条条，但当她笑起来时，所有的狼狽都变得美丽而动人。

高考结束后的傍晚，夕阳在天边晕染出心满意足的霞光，谈笑声随着人潮涌向城市各个角落。我蹦蹦跳跳往家走着，路边下棋乘凉的老伯，择菜拉着家常的阿婆们，见到我都会笑着问道：“考完啦，怎么样啊？”“挺好的！”我们并不相识，但在这一天，亲近得像认识多年的邻居。

到家时，一阵风吹来，我又闻到了那熟悉的清香，悠悠荡荡，仿佛很远，又像是在城市的另一边，也仿佛很近，近得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想，那一刻，整座小城，都被这清香包围了。

疼痛是生命的茧

葛亚夫

“六月栖栖，戎车既旻。”几千年了，六月依然如箭在弦上的战事。此时，麦子已经成熟，任何风雨，都有可能颠覆所有的努力。高考也是，充满不确定性。麦子是父亲的河，高考是青春的河。如今，站在河对岸，我才发现，两岸的风景原来一样独好。

时间就是生命，对我来说，在一次次模考里：考好了，欢喜；考砸了，悲伤。那时，还不会掩饰，悲喜都写在脸上。所以，当高考前回家做“战前准备”，父亲一眼就看穿我的“低落士气”。最后那次模考，我考砸了，积攒一年的信心，跟着分崩离析。

父亲什么也没问，递给我一把镰刀，让我去割麦。父亲说，本来可用机器收的，谁想又下雨又刮风，麦子倒伏，只能手割。父亲看看我，接着说：不过还好，麦子倒了，说明麦粒饱满，颗粒成，压力大，站着太累，就换个姿势躺着歇歇，收成一粒也不会少。

我望向麦田，麦子东倒西歪，真像父亲所说的，他们站累了，在躺着歇息。我琢磨起最后那次模考，我是否也是一株压力太大的麦子呢？一年来，一次次考试，一回回悲喜，无休无止。的确，我是站累了，也需要换个姿势。我挺了挺腰板，跟着父亲走进麦田。

在父亲手里，镰刀娇若惊龙，到我手中，则变成毛毛虫。望着辽阔的麦田，我心中生畏，啥时候才能割完。我割一会，站一会，酸痛在腰腿间东张西望，走走停停。不一会，父亲便把我落下一截。

我不再磨洋工，紧盯父亲，埋头挥镰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开始一点点接近父亲。说来也怪，这时腰也不痛，腿也不酸了，似乎都融化在汗水里，沿着脊梁，在烈日下前仆后继……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追上父亲。

我长出一口气，站起身，这才发现，一块麦子竟割完了！我吃惊地望着父亲，他淡淡地说：眼是蒜种，手是好汉！只要你弯下腰干，抬头就会发现，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。我又想起那次模考，以及那些病毒般的沮丧。也许父亲是对的，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。

天气酷热，父亲让我到树荫下歇会。我放下镰，手隐隐作痛，掌心满是水泡。父亲问我痛不痛，我摇摇头。父亲笑笑，你攥得太紧，要放松点，才不会伤着手，不过水泡破了，会长茧，有了茧，下次就不会再磨手了……我释然，是我心绷得太紧，才伤到自己。

成长的疼痛是生命的茧，模考砸了，高考我还能破茧而出。我笑了，走向父亲。父亲在看麦田，他光着膀子，汗珠像麦粒一样饱满。麦子是父亲生命的河，就像阳光赶着汗珠和岁月，滚滚而下，父亲也在赶着他的麦子和人生，涉河而渡。

时光如水，或汹涌，或平静，每一段时间，都是一条不尽相同的河。高考，就是青春的那条河，水流湍急，心情忐忑。但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有父亲这样的引渡人。



《水天一色》

（李昊天摄）

夏夜来了

蓝 斌

夏夜来了，顽皮的小王子跨过银河，躲在草丛里的虫子像星星一样蹦上来。

高二的那个夜晚，有位同学指着天空说：看，天津四，大熊星座，猎户座……谁也不知道他说对了没有，因为这些星星全都挂在天上。过一会，他落到道旁菜园的粪坑里，大伙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。旁边有条小溪，他在溪里洗了洗，又上来继续“听课”——那是节实践课，我们的地理教师，把我们带到野外辨认星座。

小时候，天文学是我们遥不可及的第一理想，长大后才知道，这是个极枯燥的专业，不削尖脑袋往深里读，很难养活自己。

会辨认的第一个星座是那勺型的北斗七星。每当夏夜降临，它总会按时出现在北方的夜空里。我们家的地形，是一道峡谷，东西两边是高山，北方露出更大的天空来。它总是围绕着北极星旋转，有时被隐没在地平线下，但在夏夜，它总是很标准地出现在北方。由于家乡地型的原因，我总习惯

将狭长一条道的两端认成南方或北方。那一年，我在长城，又辨错了方向，被朋友善意讥笑：古有赵高指鹿为马，今有你指南作北。

还有几个热门星座至今还记得，一个是小熊星座。因为《狮子王》的热播，于是，很羡慕小熊星座的力量，它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给予主角辛巴无限的力量。于是，查阅不少资料，对照星空图，总算把它找了出来。再者是小熊星座，又被称小北斗。还有被杜甫写入《赠卫八处士》的商星、参星，

参宿西官白虎七宿中的参宿，商指东官苍龙七宿中的心宿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在远离乡下的城市，望着同一片天空，我却连曾经最熟悉的北斗都找不出来。年老眼花，在勺柄与勺斗交接处最暗弱的天权星，需要借助放大数百倍的望远镜才能找出，却总感觉北极星有些歪了，它本应在勺型其中天枢星与天璇星的直线延长线上。如今靠肉眼，我已认不出了。

一家子望着星空，静默不言。银河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大。

你若前来 我便盛开

邹文彬

吾辈皆是人间的过客，不停行走在生命的旅途上，一路探寻着岁月的风景。当我们走过沧海桑田，踏进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山时，最终驻足在集“华山之峻峭，衡岳之烟云，雁荡之巧石，张家界之灵秀，峨眉山之清凉，黄山之苍莽”于一体的莲花山。

我们听到有人深情呼唤莲花山名字时，眼前就立刻浮现出一位长发飘逸、风姿绰约、脱尘脱俗的女子。莲花幻化成山，犹如出水芙蓉，出淤泥而不染。

莲花山这位绝尘女子，她有着怎样的惊艳脱俗呢？

我们循着杜鹃啼血的声音，追逐波浪翻涌的云海，仿佛追逐一段无由的姻缘。那漫无边际的云海，将嶙峋的石林仙都妆扮得若隐若现，似仙女姗姗来此相会。

踏入云雾笼罩的盘瓠庙，虽看不到它的庄严雄伟，却隐隐约约听见评王与高王震耳欲聋的厮杀声，盘瓠撕咬高王的“刺啦”声。声音穿透云雾的迷离，将你从云烟般的沉思中唤醒，诱惑你跌入另一段传说之中。

走进盘王遗韵，只见盘王头戴王冠，身披官袍，正在升堂。他不因游人莫名地闯入，而滋生怅然的尘埃，

却装饰无数游人的远古梦境，而来往的游人却收藏不住他流逝的王威。

守得云开雾散，瞧见醉仙卧在此岸，将军立马横刀在彼岸，此岸与彼岸之间，隔着的是一道岁月如烟。它们对望，相惜，却永远无法交织在一起。而距离成就了鸵鸟恋月般千古美丽，让无数游人乘着护宝神雕奔赴莲花山，只为这莲花之上观音的慈悲。回首山巅的报晓金鸡，那会仙门的一盏熠熠佛光，还在为谁照耀一段似水流年？

阅尽水复山重的风景，仰望被如

刀的岁月劈开的一线天。阳光是薄浅的，它试图穿透一线天井，用光芒照射那些潮湿青涩的青春，却不知这样多情的举动，让情侣间独有的亲昵悄然溜走。

任你千般地想要收藏莲花山每一片精彩的剪影，可人生总有太多无法阅尽的风景。当游人的脚步无奈地在莲花山的边缘迟缓，究竟是这里的风景将你囚住，还是莲花山想要将你定格成这里的风景？

莲花山，你将天下绝秀的景致献给匆匆的游人，而游人又会留下什么给你？



《太湖暮色》

（汤青摄）